

现存世德堂本《西游记》是否 即熊云滨重刻本的探讨

苏 兴

1933年北京（当时称“北平”）图书馆购藏有壬辰夏秣陵陈元之序的金陵唐氏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学术界始知有此明刻《西游记》，称之为世德堂本（或简称“世本”）学术界又认定陈元之序末尾署的“壬辰”即万历二十年壬辰，从而多少年来学术界又都认定《西游记》以万历二十年壬辰世德堂刊本为最早传本。

《文献》1988年第4期刊有方彦寿《熊云滨与世德堂本〈西游记〉》一文，提出“现存被称为‘世德堂本’的《西游记》，实际上应为明万历间建阳书林熊云滨重刻世德堂本”。方彦寿论证的主要根据是因为“孙楷第先生传录此本所据底本是日本藏本，王重民先生传录本是原北平图书馆藏本，二者均称此本卷中有‘书林熊云滨重刻’刊记，这就排除了是两种刻本偶然搭配而成的可能性，说明熊氏与世德堂唐氏之间存在着某种翻刻与被翻刻的关系”。

窃以为笼统地说“熊氏与世德堂唐氏之间存在着某种翻刻与被翻刻的关系”是可以的，但据孙楷第和王重民的著录而定为“现存被称为‘世德堂本’的《西游记》，实际上应为明万历间建阳书林熊云滨重刻世德堂本”，则是一大误会。

孙楷第与王重民的著录都是据同一部世德堂本《西游记》。孙楷第1931年去日本在村口书店翻阅了这部书，著录于《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1933年这同一部书被北京（北平）图书馆从日

本村口书店买归入藏。王重民抗战期间在美国鉴定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善本书籍，此同时他又把北京图书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的二千七百二十余种善本书，全部拍摄了显微胶卷，且各撰写了提要。后来把为国会图书馆藏善本书写的提要，连同这批北图善本书的提要加上所撰写的北大图书馆善本书提要汇为《中国善本书提要》。载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的提要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孙楷第、王重民先后著录的是同一部《西游记》，故都记有“书林熊云滨重锲”的拼配卷。

关于《西游记》先在村口书店后归北图的过程，郑振铎于1934年写《西游记的演化》记叙的最详明：“三年以前，我在上海，已知道日本村口书店有明板《西游记》二种待估的消息。去年，在时局混乱的情形中，听说这二书已为北平图书馆购得了，这使我们如何的高兴！连忙坐了公共汽车进城，得以第一次获睹数年来念念不忘的两部书。”这里说的两部《西游记》，一是指《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传》（又题《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也即通常说的朱鼎臣本《西游记》）；另一部就是指这部世德堂本《西游记》。郑振铎对朱本《西游记》的板式、行款等有较详的描述，对世本《西游记》则叙述较简，没有提到有“书林熊云滨重锲”一卷书的问题。按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世德堂本《西游记》也较简略，只说“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书林熊云滨重锲’”。似乎是“书林熊云滨重锲”字样是与“金陵荣寿堂梓行”字样共存于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等四卷中。大约在异国私人书店读阅书籍颇匆匆，所记不详，也出现不十分准确的情景了。王重民一段时间留居美国阅读暂庋藏于彼的自己国家的藏书，时间充裕，心绪平稳，又摄显微胶卷，仔细翻检，故写的提要较详且较准确。王重民著录云：“卷九、十、十九、二十又作‘金陵荣寿堂

梓行’，卷十六则作‘书林熊云滨重镌’。此五卷字迹稍纤细，殆世德堂板后归熊氏荣寿堂，而此本为荣寿堂修版重印者欤？”王重民一方面明确地纠正了孙楷第关于“书林熊云滨重镌”模糊记录，又提出一个判断，即此本或许是世德堂板片归荣寿堂而熊氏荣寿堂修版重印的可能性，从而把金陵荣寿堂梓行与书林熊云滨重镌看作是一回事。而王重民叙录的可贵之点在于他检查出荣寿堂梓行的四卷与熊云滨重镌的一卷，字迹比署世德堂校梓的另十五卷稍纤细，不是对全书另一家书林重新镂板印制的样子。另外，王重民可能审视出荣寿堂梓行的四卷书与熊云滨重镌的一卷书基本相同，故把两者合而为一，得出推论说前引“者欤”的话的。

原是日本村口书店的商品，旋归北京图书馆入藏的习称世德堂本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经过几年在美国寄居后，现在定居于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藏有该书显微胶卷。）据台湾郑明嫻《西游记探源》（台湾文开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一章第一节相关部分的描述云：“书卷九、十、十九、二十第三行中题‘金陵荣寿堂梓行’，行数、图式、版式则与他卷一致。卷十六第三行上有‘书林熊云滨重镌’等字，知此书不完全为世德堂所刻，唯版面一致。又第十四、四十三、四十四、六十五、八十七等回有残缺”。郑明嫻描叙的超出孙楷第、王重民之外的是，她明确了“金陵荣寿堂梓行”与“书林熊云滨重镌”字样是如同我们常接触到的世德堂本卷之一书影那样，在卷的开始第三行标“梓行”或“重镌”的书坊名目，而不是在书口或其他处所。另，郑明嫻告诉人们，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世本《西游记》，其十四、四十三、四十四、六十五、八十七等回有残缺。但郑明嫻著录不如王重民谨严的是她没有指出有“荣寿堂”、“书林熊云滨”字样的五卷书，字迹比其他各卷纤细，而这是判断书板如何的重要佐证。

现在梳理金陵唐氏世德堂、金陵荣寿堂、书林熊云滨三者的关系，他们在存世的一部《西游记》里并存是怎么回事？约属于下述情况之一：

一、三家各自存在，互不关涉，只是荣寿堂与书林熊云滨照样翻刻过世德堂本《西游记》。今存台湾“中央图书馆”的《西游记》是某时某人把几个残本（以世本为主体）拼配起来的三配本。但流传过程中，其中的一些卷出现缺页，没有人再拼配。

二、如王重民推断，原世德堂本的板片归荣寿堂（荣寿堂不是熊氏，方彦寿考出熊云滨乃建阳的书商，非金陵荣寿堂），荣寿堂修补后重印有残缺，书林熊云滨照样翻印过世德堂本，故某时某人把荣寿堂重印修配本的偶缺第十六卷，配以书林熊氏重锲本。

三、不完全排除建阳的熊云滨到金陵开荣寿堂书坊，因而王重民的推断是存在的。但须排除书林熊云滨翻刻世德堂原本如方彦寿所论断。因为如本文后文所示，熊云滨本今另有存世。且方彦寿只说是熊云滨照样重刻了世德堂本，没有论及何以又有荣寿堂梓行的四卷杂其间；如果是熊云滨照世德堂原样重锲，为什么第十六卷又标出自己的牌号？

不管上述三种可能任何一种，说现藏台湾的《西游记》是世德堂本都不错，因为它毕竟有四分之三（共十五卷）是金陵世德堂板，即使如王重民推断，板归荣寿堂，而荣寿堂补修再印，也只是〔万历〕壬辰陈元之序的金陵唐氏世德堂梓行共十五卷的后印本而已。若想较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检查北京图书馆的显微胶卷不行，因为看不出纸质、墨色，断定不了可能的配本情况。必须检视存台的原书。然而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则须远求域外，深挖国内，去日本看彼邦犹存的世德堂本的另外藏本，在国内寻找据云存世的熊云滨本。

郑明娸《西游记探源》据日本学者鸟居久靖、长泽规矩也、丰田穰、田中严的著录，记述日本藏的世德堂本《西游记》有：

(一) 天理图书馆藏本，卷二、三、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有残缺。

(二) 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本。

(三) 广岛浅野图书馆藏残本，仅十册，前半五十回阙如，仅存后五十回。

据黄肃秋说阿英藏有熊云滨残本，为八十一回至八十五回，前缺六页，自七页起至五十九页止，附图八幅。黄文《论〈西游记〉的第九回问题》原载1954年8月《文学书刊介绍》第8期，又收作家出版社编辑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阿英藏的八十一回至八十五回应是第十七卷，而今在台湾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其第十七卷乃是世德堂梓行本，这就否定了方彦寿的论断。

另外，还介绍一下方彦寿以外他人对壬辰世德堂本的疑问。1986年普陀第二次全国《西游记》讨论会上，刘怀玉提交论文《世德堂本〈西游记〉所署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说陈元之序的末尾署“壬辰”，却没有说是万历壬辰，“万历”二字是今天研究者加上去的，安知这“壬辰”不是别的“壬辰”？但是刘怀玉同志不是论证这个本子今台湾藏本的世德堂梓行、荣寿堂梓行、熊云滨重镌三者之间的先后关系，而是说可能这个“壬辰”反而在杨闵斋本陈元之序所署“癸卯”之后，“癸卯”是嘉靖的癸卯即二十二年，“壬辰”是万历时新刻时改署的等等。谓这个署“壬辰”的世德堂本比署“癸卯”的杨闵斋本要晚，与方彦寿也说署“壬辰”的世德堂本要后于署“癸卯”的杨闵斋本的说法不同，刘怀玉同志没有正面否定今习称的世德堂本。刘文没有正式发表，我没有征刘怀玉同志的同意，就透露了他的意见，这要请他谅解。

我个人总的意见是：方彦寿加上刘怀玉，提出对世德堂本《西游记》的疑问是有意义的，促使习惯于人云亦云的人们思考

问题,如前所说,我想如有的研究者肯于远求域外,近挖国内,把藏台湾的世德堂本与日本藏的各世德堂本对照研究,再找到阿英藏的熊云滨本对照研究,真相不难不白于研究界。而在未最后清楚之前,不要忙于否定多少年的成说。

作者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清史研究丛书》与《清史知识丛书》问世

为推动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和传播清史知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编写了《清史研究丛书》与《清史知识丛书》由人大出版社陆续出版。

《清史研究丛书》由戴逸任主编,就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思想等方面的选题,吸收有深入研究及独到见解的专著,陆续出版。目前已列入出版计划的有:《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已出)、《戊戌思潮纵横论》(已出)、《明清农村商品经济》(1989年出版)、《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989年出版)、《清代八卦教》(1989年出版)、《清代宗族与基层社会》(1989年出版)、《康熙大帝》、《乾隆研究》、《改革家康有为》、《光绪传》、《末代皇后那拉氏》、《晚清灾荒丛谈》、《晚清民众乡土意识》、《晚清文化史》、《乾嘉学派与传统文化》、《清代边疆开发》、《中央集权制与清代封建专制》、《清代官僚政治研究》等。《清史知识丛书》由罗明任主编,突出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兼备的特点,选题涉及清代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典章制度、边疆民族、社会风俗、学术流派、书画名著、宫廷掌故等多方面,已确定近五十个选题,列入第一批选题的有:《顺治帝与董鄂妃》(1989年出版)、《叛臣吴三桂》(1989年出版)、《清代四大活佛》(1989年出版)、《乾隆下江南》(1989年出版)、《通玄教师汤若望》(1989年出版)、《大清福建海军的覆灭》(1989年出版)、《清代社会习俗》、《雍正继位之谜》、《乾隆憾事》、《清代官场图记》、《紫禁城里的西洋人》、《清代科场趣闻》、《清初四大名妓》等。

• 任 清 •